

康德与琥珀之都

文·以哥

最早知道柯尼斯堡是在小学的奥数课堂上。就在这个拥有奇怪地名的城市里，七座桥将城中两个岛及岛与河岸连接起来，数学老师提的问题是，一个人能否恰好走每座桥一次再回到起点？此乃著名的“柯尼斯堡七桥”问题，大数学家欧拉先生由此创立了这门学科的一大分支——图论。多年后，当有机会旅行到俄罗斯，便毫不犹豫地奔赴幼时憧憬的伟大小城，徜徉一番数学家的小桥。直到临行我才知道，七桥只剩下两座，而柯尼斯堡今天的名字叫加里宁格勒。

俄航的飞机颠簸着降落在加里宁格勒机场，当我走进航站楼的时候被两个军人拦下来单独盘问。外国人到此总是被特别关照，因为这里是俄海军波罗的海舰队所在地，20世纪90年代还严格禁止外国人入境。如今，加里宁格勒陆路只与波兰和立陶宛接壤，在苏联解体后成为俄罗斯唯一一块“飞地”，犹如一个浪子孤悬海外。

行走在加里宁格勒街头，努力寻觅普鲁士的遗风并非那么容易。13世



纪以来先后定都于此的条顿骑士团国、普鲁士公国和东普鲁士都已湮没在历史中。市中心矗立着洋葱头造型的东正教教堂，傍晚时分，市民聚集于此圣咏祷告。而在1525年，这里是欧洲第一个新教国家普鲁士公国的首都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柯尼斯堡是以其自由之风面世，成为德国乃至欧洲的文化中心。可是战争切断了所有对古典之美的追怀，最为惨烈的当属“二战”末期的狂轰滥炸，英国空军和苏联红军的进攻几乎把这里夷为平地。当苏联人接手这座城市时，他们决定以斯大林最坚定的追随者加里宁来命名。

有一样东西幸存了下来，那就是被当地人称为太阳石的琥珀，从罗马时代起这个地区就以琥珀闻名于世，号称琥珀之都。造型别致的琥珀博物馆犹如一座地堡，坐落在城中上湖的一侧。博物馆门前被兜售琥珀工艺品的小商贩占据，熙熙攘攘成为一道风景线，里面则静静地展出着6000多件琥珀珍品。

仔细端详一只被金黄色油脂瞬间凝固的上古昆虫，我不由得想起泰戈尔对泰姬陵的动人描绘——“那永恒时间面颊上的一滴泪珠”。战争与和平，喧嚣和宁静，都不曾打扰它，那一根根依然耸立的绒发，消弭了伟大和渺小的界限，时空长河中，存在本身就是一座丰碑。

我知道，康德是这座城市的丰碑。琥珀博物馆里制作手工艺品的俄罗斯姑娘，兜售旅游纪念商品的俄罗斯大妈，在她们那也少不了以康德为主题的物



件。这就是康德，无论如何也绕不开。大学时，哲学老师是这样形容的，“人类所有古典哲学汇聚于他，所有现代哲学从他那喷流涌出”，惊叹之余我跑去图书馆啃“三大批判”，最后都无功而返。于是我就更加好奇，这位简单、严谨、刻板，邻居以他散步路过来校对手表，从未离开过柯尼斯堡的怪人，何以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丰碑。

留在加里宁格勒最后一天的清晨，弥漫着晨雾和寒气，我小心翼翼地走向康德岛去寻找答案。没错，康德岛就是那座连着七桥的小岛，康德先生每天散步于此，思考着“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”。走上经历战争肆虐后幸存的木桥，正好一辆老式有轨电车经过，使得桥面轻微震动，我扶着栏杆，仿佛看到旧时柯尼斯堡临街的商铺和人群。又经过另一座幸存的蜜桥，情侣们在两边栏杆锁满了同心锁。下桥后便站在康德岛上地标性建筑加里宁格勒大教堂的面前，尽管岛上不再屋舍俨然、人流不息，可仍然依稀嗅得到原始的柯尼斯堡

遗风。

战争破坏了一切，重建的教堂以哥特式风格建造，表达了对历史的纪念。教堂外展示着音乐会的演出海报，红墙绿草，参差树木，大概那条康德每天散步经过的“哲学家小道”就掩映其间。教堂的钟楼被开辟为介绍柯尼斯堡历史和康德的博物馆，最让我意外的是一具真实翻制的石膏面模。高隆的鼻梁和眼眉，深陷的面颊，紧闭的双唇，清瘦的面庞，竟如此安详地朝向教堂的尖顶，指向深邃的星空，仿佛康德先生仍旧无边地思忖着艰涩的哲学。

教堂外的一角是他最后的安息地，壁墙上简单的写有“伊曼努尔·康德 1724-1804”。一束鲜红的菊花插在墓前铁门上，刺破了整个清晨的寒意。据说这里鲜花终年不断，因为当地年轻人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，结婚时都要带上一束花放在康德墓前。伫足良久，我未能找到问题的答案，偶有当地人散步经过，似乎又见到一位东普鲁士教授颌首踱步，我也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表。■